

自打我记事起,父亲便总是温和地笑着,用无尽的宽容和关爱去温暖我这个淘气的孩子,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感动地想:父亲对我真是太好了,下次我一定不会不再让他失望了。幼小的我便常常暗下决心,要做个努力的乖小孩,让父亲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你给我的爱有多长

◎王雨霞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无需等待,无需匆忙,时间会替你筛选出真正爱你的人。尽管这过程也许会漫漫无期,但光阴有多久,他给你的爱就有多长……

自打我记事起,父亲便总是温和地笑着,用无尽的宽容和关爱去温暖我这个淘气的孩子,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感动地想:父亲对我真是太好了,下次我一定不会不再让他失望了。幼小的我便常常暗下决心,要做个努力的乖小孩,让父亲每天都高高兴兴的。可以这么说:我迄今为止若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地方或是荣誉,便都是拜父亲所赐。只是,想要成为父亲的骄傲,希望看到他惊喜的样子。若是没有了父亲的鼓励和期待,想必我也会失去许多吧。

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调往外地,近十年的光阴,他调工作转了两三次,但几乎从未在南充工作过,只有那少得可怜的几次。但每个周末,父亲都会按时来到,与家人团聚。而那短短两天,常常是我每周最快乐的日子了。有一段时间,妈妈的脾气喜怒无常,性子急,容易暴躁,和天生倔强的我经常吵架,闹得两人都不欢而散。而父亲呢,就常常无奈又无辜地两边受气,逗妈妈开心,语重心长地给我讲大道理。久而久之,我和妈妈之间的矛盾少了很多,如今早已是亲密无间了。但当时的我就是纳闷了,就琢磨着:父亲温柔文雅,宽容明理;妈妈却喜怒无常,极端暴躁。爸爸和妈妈,两人感觉就像一个天使,一个魔鬼?现在想起来,还偷着乐呢。

小时候顽皮,不懂事,妈妈的“竹笋炒肉丝”那可是家常便饭;而父亲却从未对我动过怒,每次都坚持讲大道理。于是幼稚的我便把抱怨都倒给了父亲,后来愈发觉得爸爸的好说话,渐渐便肆无忌惮了。

渐放肆无忌惮了。

别看父亲脾气好,但父亲对我的要求却很严格,这让我有些苦恼。每年的寒暑假,按习惯我都会去父亲工作的地方小住上一两周。有时候学习逼得紧,我天性又贪玩,偶尔便也会耍性子,赖着不肯做作业。有两次,我实在是有些想玩得慌,便去翻箱倒柜地找出父亲藏起的电视遥控器,悠闲地看起了纪录片、大电影什么的。虽然我住在父亲的房间里,可父亲工作繁忙,整天没多少时间待在家里,除了一日三餐和我一起去食堂吃饭,中午监督我睡午觉,晚上也得十点后才回家。如此反复,我便偷懒了些。一天我玩得太过兴奋,作业都没怎么动过。看看时间急迫在即,我差点都想要哭出来了,忐忑不安中我给父亲打了电话,下定决心如实交待了“罪状”,恳求爸爸就让我玩儿这一次。我本以为听到的是他的责骂,可父亲只是柔声地嘱咐他的女儿下次记得要乖乖学习,一定要认真。放下电话的我几乎愣住了。父亲用爱在理解、宽容着他的女儿。深感愧疚的我立马“快马加鞭”般风速地补赶作业到深夜。

今年寒假,我学习的心不知为何多了好些浮躁,作业总有些敷衍了事。这天上午,我又看起了电视节目。中间的广告片段时,我去了一下卫生间,待又回去时,无意间瞥到墙上的电暖气管。父亲的房间里安装了暖气,眼前的暖气管道上赫然挂着两条洗脸毛巾。冬天洗脸的时候,毛巾总是不容易晾干,潮湿久了就会有股味道。我的毛巾是天蓝色的,而父亲的是棕褐色的。眼前,天蓝色的毛巾挂在了最贴近暖气散热中心的位置,我的整张毛巾都被暖气的热量包围着。

而父亲的棕褐色毛巾却挂在了我的天蓝色毛巾的下面,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紧贴着暖气管子。我不由怔了怔,伸出手摸了摸我的毛巾,已经被暖气炙烤干了,还暖烘烘的,我心头一热。再去试了试父亲的洗脸毛巾,还是软塌塌的,带着凉水的冰与冷,我鼻子一酸,连忙把两条毛巾的位置对换了。可待我晚上睡觉时,却惊讶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又把我和他的毛巾的位置调整成了碑的样子。我呆立在那里,良久无语……我再一次换毛巾,眼眶却不由湿润了。我轻轻地搭着,慢慢地想着,想着平时我那总是干透的、温暖的毛巾,却从未注意您的毛巾是否和您的女儿一样舒适,想着父亲是带着他那怎样沉默的、平凡的,却又是怎样无私的、深沉的爱在晾晒毛巾啊!两张平常的毛巾之间间隔的距离可以数清,而您所给予我的父爱却是尺度无法计算的伟大……父亲的爱,就像他那永远晾不干的洗脸毛巾,湿搭搭的,那里面的滴滴冷水,做儿女的常常看不见,是父亲把本该属于他的暖和热都给了他那不懂事的女儿,只剩下那凉凉的冷水滴滴留给自己,而这滴滴儿女都看不见的冷水,却汇成了一股清泉,在岁月的流淌中复又炽热,再再给予父亲爱和力量,父亲又将那温暖的甘露给了儿女……父母之爱,是需要用心去触碰的冷暖。

父亲啊父亲,您给我的爱像一抹涓涓淙淙的细流,平和地、安然地静静流淌,淌过岁月的田坎,默然无语却永不停息,温柔地给予您的女儿最暖、最深、最长的父爱……

亲爱的父亲,您给我的爱有多长……



远眺。刘炳科 摄

带不走的记忆

◎喇布格涛·央金

出喜怒哀乐,甚至有的时候偏偏它不仅吹乱我的发还送我一粒沙,顺流而下的眼泪,求你别再弄花了我的妆容。

春天就快要到来,已渐渐听不见擦肩而过后聚酯纤维的摩擦声,来褪去厚重的外套,感受被春包围的气息,可冬舍不得离别,还有一场雪,风会继续凌乱你的发,冰雹会继续凝固你的心。坚持,再坚持,广场上钢柱的圆圈已增大了半径间距,老人们依靠在磨得光亮的长板凳上,摸着日出,追着日落。风还会带来大片细沙吹撒在棋盘上,但丝毫不影响那些年过半百的棋手们在街角上演的将帅激战。下桥那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新闻发源地”从未断过人气,有些已经端着碗口大的茶杯品茶闲谈,有些却必须等待春暖花开才得以从平原移居高海拔的根源。本就拥挤的路面搭起迷彩帐篷,不是游牧至此或户外野炊,而是又一个生命燃烧殆尽,生命犹如悄然解冻的河流,飘落散尽的枯叶,纸钱随着一缕缕春风在城里来回飘扬,飘进穿城的河

春天的气息一如往常节奏稍显缓慢,但微风轻抚肌肤时不再那么刺骨,天边的云朵似奔腾的骏马又似含羞的少女,日出的光芒似有似无,清晨远处的日照金山壮观震撼,它是住久了的地方看不厌的风景。新春也是新一年的春季,远方的油菜花灿烂如锦,近处的雪山依旧傲慢挺立,我还是在原地康定,静待新春。

在康定四季季风,就像扎木聂需要舞姿点缀,生活需要线条勾勒,带风的季节也会飘下皑皑白雪,它飘落在细长轻细的睫毛间,飘落在炙热的身躯里,我仔细看那飘零的雪花,它原本就是造物者精心刻画出的朵朵真心。肆虐的春风,吹出旋律,由远至近,吹乱女人的头发,吹散指间的烟灰。它还在吹,吹得树木摇曳,吹得人心惶惶,吹走冬日里慵懒的疲惫,吹走寒夜里最美的月光。凋零的枝干虽还未露出嫩芽,但这座小城已静待被春唤醒。你依旧这么高冷?还要等多久?时而冰雹,时而日晒,就像被春风吹得一张张眉目紧皱的面容,看不

小说连载 香秘

热汤

◎嘎子

索琼是闻着肉香味醒来的。她睁开眼睛,一股强烈的光柱在头顶晃动,又似让阳光烤红了雾气在浓黑的森林上空缠绵,渐渐,一片血红的雾纱罩住了整个世界。她觉得自己就漂浮在软如羊毛堆似的雾气里,温暖的风在她的面颊上轻轻拂过。她又嗅到了清香的肉汤味,嘴唇湿润了,有了一丝渴望。

“啊呀呀,你醒了,我说过,有了肉汤的香味你就会醒来的。”洛尔丹用腰刀去戳起锅里的一快快血红的肉,放到火上烤,在油珠冒出来时他又放进锅里去煮。他说:“这畜牲也可怜,饿得那样瘦,割不下几块肉了。就喝点汤吧。”

他倒了一碗汤,放到雪地上凉了凉,扶起索琼的头,说:“你的脸青得太难看了。喝点汤吧,这可是岗嘎尔神山赐给我们的活命汤呀。”

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吐不出话来,眯上眼睛,挤出两滴泪水来。

洛尔丹把热汤喂在她的嘴边,轻轻灌了下去。她脸上渐渐有了红色,手也能活动了,移开碗,轻轻笑笑,笑得很凄苦。

“再喝些热汤吧。肉还是硬的,还要煮。这柴太湿了,火也不旺。”

洛尔丹埋怨起来,大把大把地朝火堆里添柴。火焰其实很旺了,把锅底舔得金黄。

她感到罩到眼睛前的雾变得松软稀疏,像一团团扯得很松散的羊毛,在空中轻盈地飘飞走来,渐渐融进敞亮的雪空中了。眼前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晰,金黄的火焰、喷着热气的铁锅、无边无际的雪野、面颊粗黑刚毅的洛尔丹……

她忍不住又一串泪水滚落下来。

“你哭什么?哪里摔痛了?”

索琼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哭声在冰冷的山壁上撞来撞去。

“别哭,别哭呀!你看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索琼仍然不停地抽泣。

“哎呀呀,哎呀,”洛尔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又朝向火堆,摇头叹气:“一个女人的哭呀,气死心头吃草的牛。这话说得不错呀!”

索琼停住不哭了,双眼望着火堆,又伤心地低下了头。

“喝点汤吧,这肉,还很硬。”

索琼没回答,脸色漠然。蹦跳的火焰在她脸上染了层青紫。

“索琼,你咋啦?”

她埋下了头,没有动。

“索琼啦,你说说话呀!”

她咬咬嘴唇,苦涩的泪水又涌了出来,挂在腮上。

“索琼,你是不是讨厌我呀?我腿废了,是个废人了,照顾不好你了,把你累成了这个样子。我真不是男人,你随便骂我揍我都行呀,你开口说说话呀!”

她望着狂怒与羞愧的洛尔丹,又苦涩地摇摇头,说:“是我对不住你。”

“不,不不不!我的索琼,你是我的大恩人,是你把我从冰河里拖上来的。你没对不住我,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记恨你。”

“洛尔丹哥哥呀!”苦涩的泪水又在她眼眶内晃动,她说:“我,不是个好女人。”

洛尔丹瞪圆了双眼,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

“是我害了他。他死了,肯定死了,灵魂去了鬼界肯定会怪罪我的。”

洛尔丹眼内的疑惑更重,说:“他?是谁?”

索琼忍不住,捂住肚子伏在雪地上痛哭起来,又抬起头,望着灰蒙蒙的雪雾,说:

“洛尔丹哥哥,你应该用皮绳狠狠地抽我打我,惩罚我。是我害死了你的儿子。”

洛尔丹望着索琼隆起的肚子,笑了起来,说:“老婆呀,你说些什么话呀。看看,儿子不是在你肚子里睡得好好的吗?”

“他死了。我摔了那一跤就知道他死了。”

“索琼……”

“他死了。我感觉出了。你摸摸,血已经冰冷了,凝在我的大腿上。”

洛尔丹伸手摸摸,摸了两手冰冷的东西。伸出手来,是污黑的雪水。他明白了,是她倒伏在雪地上时,溅进皮怀里的雪水融化了。他哈哈笑起来,说:“你看呀,瞪大眼睛看呀,哪来什么血呀!”

索琼低着头,不敢看,背脊不停地颤抖。

“你仔细瞧瞧,哪来是血呀。是泥水,还有你的腿上,都是些脏污的泥水。”

洛尔丹把索琼的皮袍拉开,丰满的身子与鼓胀的肚皮赤裸露出来。他叫索琼看,说:“你看看呀,孩子不是好好揣在里面吗?看看呀,他还在里面不安分地跺脚呢!”

“哦哟哟,”索琼抱着肚子,眯上了眼睛,醉了酒似地咂咂嘴巴,说:“哦哟哟,可怜的虫儿。他真的在动,劲还真大呢。吓坏我了,淘气的虫儿。”

“躺下歇着吧。”洛尔丹帮她挽紧皮袍,扶她躺下,说:“我早就知道这个小虫儿是死不了的。我们阿洼人怎么会摔一跤就送了命的呢?命硬得很呢!”

索琼咯咯笑起来,扑进了洛尔丹怀里。他俩紧搂着倒进了雪地,冷如针刺的雪粉溅了他们全身。洛尔丹撑起身子,在索琼耳旁低声说:“小心点,那淘气的虫儿在里面听着呢!”

索琼伏在洛尔丹宽厚的胸脯上,满足地闭上了眼睛。她觉得自己正骑在一匹走得很稳的马背上,马轻松潇洒地在柔软如毡的草地上有节奏地踏着双蹄。咚咚咚,她知道,这是她心爱的男人那颗强健的心在跳。

索琼没动,还沉浸在幸福的梦里。她就这样呆下去,呆到冰雪融化,千里雪原又是一片油绿。洛尔丹想移动身子,又让她紧紧搂住了。

洛尔丹仰躺在地上,紧紧搂着她的腰,嗅着她细发辫上散发出的新鲜牛奶味,狂躁的心平静下来了。柔情的火焰轻盈地飘动,锅里喷出的蒸气有种花朵开放时的芳香。他真想有口酒喝。他听见了她的心跳,像一只在草丛里蹦来蹦去的兔子,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悦耳的嘘声连成了一支动情的歌,像漫天飘飘洒洒的雪片,轻轻盈盈地撒播在这片无声的荒滩上。

“许久没听你唱歌了。”

“都快忘了。”他笑了笑,又接着吹起来。

她却从他怦怦跳动的心里听见了那首没吐出的歌词,应和着轻脆干净的哨香哼了出来。寒冷的原野在这动情的歌声里,渐渐沉入又一个更加宁静、酷寒的黑夜。

在人多嘴杂的地方,请不要吐露衷肠。姑娘若有真意,会用眼睛传情……

(未完待续)

游子吟

◎黄斌

故乡
我是你冬夜里
围炉小酌的过客
悄悄地来去
不愿惊扰你的梦

我是你笛孔中
吹出的音符
在异乡
孤独徘徊
最想邂逅的是
熟悉的乡音

我是你无数次优雅转身
却寻不着踪迹的风
飘荡在莽原之上
卷动思念的飞尘

我是你唯美诗篇中的一行
浸透泪水的文字
诉相思
诉离情别愁

隔着崇山峻岭
还望得见
你的倩影
贴着孤枕
似乎能听到
你的心跳

故乡
我是河流之上
颠簸着,挣扎着
正逆流而上的一叶小舟
朝着你的方向

我是颤抖的雨
在天际游移
时时想扑入你
安稳的怀抱

我是独步荒原的行者
等待着你的召唤
当天边燃起
最美的晚霞
我将从容的,壮丽的回归

山水之间

◎木子

七月的章谷
雨绵绵,风轻轻
远山的薄雾代替了
狂躁不安的焦灼
那层层金黄的油菜地
摇曳着心底沉闷的波澜
呼吸着花的芬香
在脚下踩出季节的声音
我就静静地坐在凸起的山坡上任耳边捕捉的镜头
咔嚓嚓掣
那些美
就这样被收入眼眶
鲜水河
如同被神仙遗落的绸缎
静静地铺在山之间
一动不动
时不时又泛着点点光亮
发出穿越时空的信号